

## 議程項目六十五

### 對多邊公約提出之保留：政府間 海事諮商組織公約

#### 第六委員會報告書 (A/4311)

第六委員會報告員 *Mr. Shardyko*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

四二. *Mr. MAURTUA* (祕魯)：在舉行表決以前，祕魯代表團想要說明它將要投的票的理由。從祕書長關於議程項目六十五的報告書 [A/4235] 附件一內所載印度接受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公約的函件見到印度的接受須受一種條件的限制，這項條件關涉印度政府可能採取的措施與公約宗旨相符一事，但是亦云印度之接受公約並沒有改變或修改印度現行法律的效力。

四三. 公約約章內所載的這項聲明是作為印度政府方面的政策聲明，而不是作為一種保留提出並予辯護的。祕魯代表團因此將投票反對此種標準，因為它不能接受這種意見：因任何所謂不是一種保留的政策聲明就能夠對於條約的宗旨、完整、實施、履行或執行發生任何影響。祕魯代表團認為這件事情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

四四. 主席：大會現在就表決第六委員會所建議並載入該委員會報告書內的決議草案A及B [A/4311]。

決議草案A當經以七十二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二。

決議草案B當經以七十四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一。

四五. *Mr. RAO* (印度)：我國代表團將關於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的這個項目提出大會，是因為它關涉對於我國有相當重要並有相當利害關係的一件事情。我們在這裏想要對所有各代表團在第六委員會內舉行辯論並使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能差不多一致通過的合作精神、友善及諒解的態度，表示我們的感激。我們確信此種決議案的通過將使我們在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內的地位能早日得到調整。

## 議程項目五十八

### 發動研究歷史性水域，包括歷史性 海灣在內之法律制度問題

#### 第六委員會報告書 (A/4333)

第六委員會報告員 *Mr. Shardyko*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

四六. 主席：大會必須對第六委員會在該委員會報告書 [A/4333] 內所建議的決議草案作一決定。因為這項決議草案是由第六委員會一致通過，如果沒有反對意見，我就認為這項草案亦由大會一致通過了。

決議草案當經一致通過。

午後十二時零五分散會

## 第八四八次會議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Victor A. BELAUNDE* (祕魯)

## 議程項目七十四

### 匈牙利問題

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報告書 (A/4304)

一. 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Sir Leslie MUNRO* (紐西蘭)：我要在向大會提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報告書 [A/4304] 時就其中主要各點提出幾項意見。

二. 報告書開始數段內論到大會指派本人為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並向大會詳細說明我應付這種任務的情形。

三. 在報告書第二部分亦即其中間部分內，我認為必須就匈牙利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送來答復的性質提出若干點意見。據我看，除非我參照

我已接到的答復清楚重申匈牙利問題的真實性質，否則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所處的立場，就容易被人誤解。

四．報告書第三部分亦即最後一部分內，我簡略論到匈牙利目前政權的性質問題。我要附加一句，我立意避免詳細討論此事，因為我認爲這件報告書內最好專論爲聯合國的特別關注的若干具體問題。

五．我在報告書全文內，事實上，在我擔任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的年度內，每一個階段都是時刻不忘一個問題，就是，爲了聯合國的廣泛利益，爲了達到聯合國崇高目的計，究竟以採取那一條途徑最爲明智。

六．我覺得我特別應該在報告書開端提到一件事，就是，我這次擔任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是受大會的任命。我同意擔任這個任務時我很知道這是非常艱難，而且實在極其棘手的工作，我接受這種工作是因爲我深信匈牙利問題引起聯合國不可輕易放棄的原則問題。因此，我覺得不應因其工作性質之艱難而躊躇不肯擔任這種職務。

七．我認爲我們在討論這些爭執問題時仍應用適當合禮的措辭。我當然知道若干代表所說毀謗我的職位的話；不過，這個職位是聯合國所創設的，所以應由大會各會員國，不必由我個人來判斷他人誹謗本組織及其所屬機關的話是否得體。不論彼此意見如何分歧，我們仍不妨用理智的話來討論這個問題。至少我本人所說的話和我所提的報告書將採用這種辦法。

八．我希望聯合國各會員國看了報告書的內容可有理由下結論說我已盡了全力本着聯合國的真正精神履行聯合國交託給我的責任。

九．聯合國請我調查若干事實問題。雖然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和前任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 Prince Wan Waithayakon 受到輕慢待遇，但是我仍不稍猶豫設法再與他們接洽。不過，匈牙利代表在他們與本組織的關係上仍不肯用與聯合國會員國地位相稱的態度來接待我們，殊堪遺憾。

一〇．我要附加一句，我之所以在上述日期提出報告書，是因爲我很關心，不要讓人指控我毫無必要的使已很艱難的情勢更趨嚴重。假使我在八月間或九月初提出報告書，那末鑒於當時的種種發展，以及我們希望因這種發展而產生的結果，雖則我們決不願讓不義情勢繼續下去，那末有人也許不無理由可說我這

件報告書不得其時。因爲這種發展，所以我等到本屆大會工作已經進展到相當地步之後才提出匈牙利問題報告書。不過，我認爲本屆大會遲早應該注意這個問題，所以我就——而且我認爲，本着責任應當——採取主動提出這個問題。我很感激美國政府贊助我的行動。

一一．關於聯合國代表的職位，我還有一點意見。我已在報告書第十四段內表示我應繼續擔任職務的責任感。我在擬具報告書時還不知道辯論中會不會提出關於匈牙利問題的決議草案。我認爲應將我對上屆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各項規定的瞭解報告大會。現在我知道已經有人向大會提出關於續設我現任職位的決議草案〔A/L.273〕。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報告書第十四段的意見應純粹解釋爲祇要大會決定要我繼續服務，則我當遵命繼續爲聯合國效力。

一二．報告書第二部分亦即中心部分內，我提到匈牙利當局對一九五六年事變發表的“妙想天開的說法”。我徵引了他們自己的黨報。根據這種說法——而且還以許多其他方式表達——這次的事變是國外若干方面藉宣傳、金錢及私運軍火等辦法煽動組織的。但是 Mr. Khrushchev 在最近舉行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屆大會內用我們已經聽慣了的那種率直口氣演說時所講的話卻與此完全不同。正式聽到他所說的話與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內所說的話完全一樣，也充分注意 Mátyás Rakosi 主持下共產政府的種種不當行爲，真是令人愉快的事。他承認這個政權造成了足以引起暴動的情勢。Mr. Khrushchev 說這個政權的領袖“自以爲他們的行爲決無不合法之理，他們可以爲所欲爲，而且他們還可以隨便漠視工人的客觀情況和主張”。看起來根本不必再去另尋這次事變的理由了。這次事變是匈牙利人民因不能忍受外來苛虐暴政壓迫而自動發生的事變。

一三．大家都知道這次革命是由外力干涉——蘇聯軍隊——鎮壓下去的。特別委員會報告書〔A/3592〕內已詳細載明當時所採行動的情形。Mr. Kádár 最近演說時已經說明這批軍隊將留駐匈牙利境內。

一四．所以我不是有理由可說事實上 Mr. Khrushchev 已大致同意了一九五六年事變的事實真相嗎？據我瞭解他最近在 Ganz-Mavag 鐵路公廠內向匈牙利工人演說時曾引述沙皇尼哥拉一世的實例，沙皇的俄國軍隊曾於一八四八年鎮壓了當時的匈牙利事變。我要引述 Mr. Khrushchev 本人的話如下：

“同志們，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匈牙利人民因爭取民族解放與奧皇 Franz Joseph 所屬部隊戰爭時，俄皇尼哥拉一世並未認為他是在干涉匈牙利人民的事。他派軍隊到匈牙利去平定該國的革命運動，拯救 Franz Joseph 業已動搖的王位…”

我承認我現在相信帝國主義軍隊以武力鎮壓爭取民族自由的民衆運動已不是大家許可的事。其實從 Mr. Khrushchev 向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全體會議的演說辭中可以看出他的若干同僚已對干涉行動是否明智一點表示憂慮。

一五。問題是我們是否應將這件事完全忘掉呢？匈牙利問題是否應當就此擱置不論呢？我是小國的國民。各小國對於保持其國家地位和民族獨立問題的關切並不亞於各大國。強國有特權可以糾察和懲戒弱國的原則倘獲接受，那末還有什麼小國能安享其獨立呢？這就是匈牙利問題所牽涉的原則，也就是最近一九三九年以前及以後，自阿比西尼亞開始，許多小國的情形。我們是否應當就此忘記這種原則，很小心地把它暫時擱置一邊，因為爲了一時便利，最好是設法掩飾這種難以應付的悲慘事實。

一六。我記得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沙皇以殘忍手段干涉匈牙利事件之後 Lord Palmerston 在下議院內發表的言論：

“…民意力量較軍隊更加強大。基於真理正義的民意必須抵擋步兵的刀鋒，砲兵的火力、和騎兵的衝擊，而終獲最後勝利…”

“所以，我說，我們對於目前影響其他國家，但將來總有一日必然也影響我們自己的事件，負有責任，決不能袖手旁觀。”

一七。假使有任何問題可以引起令人難忘的原則問題的——而我們中間誰願忘記這個問題，或把它載入歷史即算了事呢——那末這個問題就是匈牙利問題。

一八。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代表團比任何代表團對於使大會不得不重行審議匈牙利問題的悲慘情況更感深切遺憾。去年大會的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內聲明聯合國鑒於蘇聯政府及匈牙利現在當局漠視大會對匈牙利問題之決議案，將繼續受理匈牙利的情勢。大會決定派 Sir Leslie Munro 爲聯合國代表，俾便就大會決議案的實施情形，提具報告。

一九。聯合國代表的報告書現在已在我們的案

前。這是一件詳盡而發人深省的文件。其中有下面一句話：

“過去一年內，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匈牙利情勢已有任何基本改變，使聯合國可不必繼續注意這個問題。”〔A/4304，第十九段。〕

二〇。第十三屆大會以來世界各地已有極有希望的發展，都是美國亦曾參與而且人所歡迎的發展；但是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報告書卻使我們見到一種冷酷的慘痛事實：就是，世界緊張情勢重要根源之一——即匈牙利所受冤屈——去年一年內卻毫無進展。

二一。蘇聯代表曾聲稱今年如再辯論匈牙利問題勢將妨害國際緊張局勢之緩和，且將抵觸他所謂的“大衛山莊精神”。我已在總務委員會〔第一二五次會議〕中討論過這一點，但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Mr. Kuznetsov 又在這裡重提這一點，我現在把他的話引述如下：

“凡是不存偏見的人都明白公然干涉任何主權國家國內生活，藉武力建立反人民政權的企圖都是違背大衛山莊精神的。”〔第八四四次會議，第五十一段。〕

美國完全可以接受這句話裡的每一個字。假使大衛山莊精神是促進和平的精神，那末，繼續——讓我引述他的話——“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國內生活”。——即匈牙利——“藉武力建立反人民政權”的國家所採的行動確是違背這種和平精神的。

二二。聯合國很久以前已從公正調查結果獲悉，且經絕大多數表決，干涉匈牙利內政，以武力強使人民接受一個政權的乃是蘇聯。無怪這個政權不得民心；但看這個政權根本不敢舉行真正自由的選舉以測其是否得到民心，就是明證。

二三。而我們希望聯合國繼續受理匈牙利問題的人反被蘇聯代表在這裏指控爲“從事冷戰”。這簡直是顛倒是非。這無異說大國對小國強行不義是符合聯合國憲章原則的行爲，而聯合國討論此事卻是錯的。但是憲章內並沒有說過這話，在大衛山莊也沒有人說過這種話。事實上，在大衛山莊沒有人說過一句叫我們漠視或寬恕匈牙利現行局勢的話。假使聯合國代表提出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報告，假使我們能在協力合作的空氣中進行我們的辯論，那末我們美國人將比這大會堂裡任何人更可安心。但是事實不然，這是蘇聯和匈牙利現政府的過錯。因此，它們已給了我們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四。在我們開始討論匈牙利目前情勢以前，讓我們先扼要敘述關於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匈牙利事件起因的若干重要事實。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仰賴蘇聯和匈牙利當局，因為聯合國代表已很正確地說他們的說法是“妙想天開”。大會設置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是要查明事實真相。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大會於接到該委員會詳盡而有權威的報告書後通過決議案一一三三（十一），其中載有下列結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違反聯合國憲章，剝奪匈牙利之自由及政治獨立，剝奪匈牙利人民基本人權之行使；

“匈牙利現政權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武裝干涉迫使匈牙利人民接受者；

“…

“匈牙利現當局侵害對匈和約所保證之人權及自由。”

二五。這些都是大會以六十票對十票在上述決議案內譴責的行爲。大會在該決議案內，並在該決議案以前及以後其他決議案內一再表示希望匈牙利能重獲獨立，其人民能重享他們英勇奮鬥以爭取的自由。關於這一點，大會已一再促請蘇聯及匈牙利當局停止違背憲章的行爲。但是它們仍舊繼續它們的違反行爲，大會又一再促請蘇聯與大會指派的各代表合作，先是祕書長、繼而爲特設委員會五位代表、泰國 Prince Wan Waithayakon 及 Sir Leslie Munro。但是它們不但每次拒絕，而且還用簡直是侮辱的話攻擊這些大會代表。蘇聯及匈牙利當局拒絕合作使它們自己失去機會證明它們的主張是正確的話。所以不能怪世界各國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

二六。我們又曾一再促請在座各位注意壓制及迫害參加一九五六年民族革命的匈牙利人的行爲，亦即它們儘管答應大赦及從寬處置而仍然實施的行爲。大會雖曾一再呼籲請其停止壓制行動，但是一九五八年全世界又痛悉總理 Imre Nagy, General Maléter 及其同僚遭祕密處決的噩耗。聯合國特設委員會又根據匈牙利共產黨官方消息，發表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間因“反革命罪”已被處死者三十人及被監禁者一百一十人的姓名。近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間，大會決議案一三一（十三）內還請蘇聯及匈牙利政權“停止對匈牙利人民之鎮壓措施”。

二七。但是莫斯科和布達佩斯總是說這些報告不確，或是——無法否認時——說這是內政問題，因此與聯合國不相干。

二八。現在讓我們在這種背景下再詳細檢討一下過去一年內發生的事件。第一，蘇聯的佔領軍隊至今仍舊駐在匈牙利境內。Sir Leslie Munro 在報告書內指出“蘇聯軍隊仍舊留駐該國境內，完全違背大會請其撤退的要求”（A/4304 第二十段）。這段話業經匈牙利共產黨首領 János Kádár 於十一月三十日確認屬實。他說若干份子“希望蘇聯軍隊撤出匈牙利”。他又說“這些部隊駐在匈牙利並不是爲了國內的政治原因而完全是由於與尚未解決的國際問題有關的原因。”

二九。所以就發生了這個問題：究竟甚麼“尚未解決的國際問題”需要蘇聯軍隊駐在匈牙利呢？與匈牙利接界的有蘇聯、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奧地利五國。Mr. Kádár 並未指控蘇聯、捷克斯拉夫或羅馬尼亞威脅匈牙利。至於南斯拉夫，他本人曾於十一月三十日說匈牙利與南斯拉夫業已恢復正常關係。

三〇。所以除此以外祇剩奧地利一國，一個沒有軍備的中立國。當然沒有人會說奧地利是匈牙利或中歐和平安全的威脅，以致必須有蘇聯軍隊至少五萬人駐守匈牙利境內。這種見解一看就知道其荒謬了。所以我們必須在他處找真正的解釋。

三一。其實，Mr. Kádár 若有所懼的在說“若干反動份子希望蘇聯部隊撤出匈牙利”的話時已經給了我們一種含糊的解釋。這種話我們已經聽見過不知多少次了。這種話使我們回想到一九五六年民族革命發生時的指控，說匈牙利幾乎全國參加的愛國運動好像是美國煽動主使的。十一月二十五日 Mr. Kuznetsov 在這裡說一九五六年的事件應歸咎“反革命份子”——好像共產黨革命以後不會再有其他革命運動——並說所有陰謀變亂的人“都受外力支援”，又蘇聯軍隊干涉“係應匈牙利政府之請”等話時也是根據這種說法。

三二。這種捏造歷史的話早經大會駁斥了。事實上，匈牙利自由戰士乃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共產黨特務人員才是反動工具。讓我們直言不諱吧。事實上，蘇聯及其匈牙利同僚也都已不再堅持它們的老調了。如果我們研討一下他們現在的說法，也許可以找到一點線索知道蘇聯軍隊今日仍舊留駐匈牙利境內的真正理由。

三三。最近在布達佩斯舉行的共產黨會議中頗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坦白的話。這次會議中 Mr. Khrushchev 和 Mr. Kádár 都曾發言，但是兩人都覺得專把一九五六年民族革命的罪名歸在法西斯黨員和 Horthy 黨員身上尚嫌不夠，其實這種說法根本非常荒謬，因為蘇聯部隊推翻的 Imre Nagy 政府內既沒有法西斯黨員也沒有 Horthy 黨員。現在他們已轉移方向把主要的罪名加在 Rákosi 身上；Rákosi 在一九五六年以前為匈牙利共產黨統治者多年，也是匈牙利各階級人民一致痛恨的一個人。

三四。可是現在他們要全世界相信惡劣的 Rákosi 時代已經過去，匈牙利的一切情形都已好轉。我們甚至還聽說匈牙利的選舉結果已證明這種情形。匈牙利一九五八年舉行選舉時雖然全國人民中百分之九十八·六都去投票而且都對選票上唯一的候選人名單投可決票，但是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自由及對的權利而且大權都操諸共產黨之手的國家內，除了證明這個政權酷愛有名無實毫無意義的儀式以外，根本不能證明什麼。

三五。如果我們真想尋找匈牙利目前情勢的線索的話，我們可在匈牙利共產黨領袖其他正式承認的話裏找到。

三六。他們已承認共產黨黨員人數現在祇有一九五六年事件以前人數的一半，還說“幾十萬熱心、同情但意志不夠堅定的前黨員現在仍未復黨”。

三七。他們承認“一大部份知識份子、許多科學家和學者還都沒有接受馬克斯列寧原則”；Mr. Kádár 甚至還警告這些知識份子不能繼續袖手旁觀，因為人民希望他們特別在工作上給一個清楚的答復，以便知道在階級鬭爭中他們究竟站在那一邊”。這就是今日匈牙利有創作腦筋的人的命運。

三八。共產黨領袖接着又承認說農夫不接受集體農場方案，Mr. Kádár 建議說必須用他所謂“勸說的力量”把他們“引導”——這是他們所用的動詞——到正當的途徑上去，一個警察國的元首說這種話，險惡可知。

三九。這是今日匈牙利情勢的真相。共產黨前黨員、知識份子和農夫都迄未歸附蘇聯所樹立的這個政權。Mr. Khrushchev 說 Rákosi “逐漸與民衆疏遠”，說他“開始任意使喚民衆”。不過，大家都十分清楚，匈牙利目前的政權與 Rákosi 政權一樣地“與民衆疏遠”而且一樣地完全依賴外國部隊維持它的權力。

四〇。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今日匈牙利境內仍舊駐有蘇聯軍隊的唯一說得通的真實理由。而且真如 Mr. Kádár 所謂，的確“由於尚未解決的國際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使匈牙利人民接受他們痛恨的、藉外力強使他們接受的政權。這就是尚未解決的國際問題。這個問題不但是尚未解決，而且如用這種辦法的話也是根本無法解決的。

四一。美國希望，而且想必許多其他國家一定也希望，蘇聯終能因最近國際關係上使人興奮的發展，逐漸認識遵行聯合國關於匈牙利的決議案，消除緊張情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對其本身有利。這些決議案的宗旨無非是使匈牙利人民能享受他們的基本人權，臻達真正的民族獨立。這種目的一日不能達到，蘇聯就必須一日擔負匈牙利人民所蒙不義的全責。

四二。大會對於這種不義情事大部分已很熟悉。我們已在本大會內審議過否認多黨制度、不准舉行自由選舉、壓制工人罷工權利、抑制蘇聯在匈牙利境內從事經濟剝削的事實，剝奪文藝自由及一切言論自由，以及侵犯宗教自由等問題。凡此一切都與 Kádár 政權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初爭取人民信心時所作的寬大諾言不符，而且這些諾言業已全部背棄，毫無例外。

四三。雖然上述事實已夠令人痛心，但是不幸還有其他更當嚴重關切的情事。我要請各位注意 Sir Leslie Munro 報告書內所載對於參加一九五六年革命運動者尚在繼續施行報復的事。過去年度內，他們雖會一再應允不再繼續報復，但是因政治原因處決和監禁者仍在有增無已。

四四。我們最好追求一下他們向匈牙利人民及向全世界就這個問題所作的諾言。

四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 Imre Nagy 總理被迫去職的一天，當蘇聯部隊還在布達佩斯射殺自由鬪士的時候，蘇聯設立的新政權向人民發出下列呼籲說：

“政府決不容許任何人假借任何藉口迫害曾經參加最近事件的工人。”

四六。三星期後，十一月二十六日，Mr. Kádár 又在無線電廣播內說：

“我一再確切聲明，我們將遵守，且將使大家遵守本政府十一月四日呼籲內所作的鄭重諾言，即任何工人決不致因參加十月二十三日開始的民衆運動而受迫害。”

四七．他們儘管作這種諾言，但是 Imre Nagy 和其他許多人已被處死，還有數千人已被監禁。

四八．後來，大約自一年前起我們又聽到許多其他保證的話，其中有些還是在本大廈內說的。

四九．先是外交部長 Mr. Sik，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這裡告訴我們說對革命份子的訴究“已經結束停止”。〔第七五二次會議，第七十二段。〕

五〇．後來 Mr. Sik 的代表，Mr. Peter 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到大會內來說：“一切調查和訴究程序好久以前早已結束了”。〔第七八七次會議，第九十六段。〕

五一．後來他們的總理，Mr. Münnich 又於今年二月十八日在布達佩斯說司法當局“調查反革命罪及審判反革命份子的工作業已完畢”。

五二．二月二十七日，稱爲匈牙利政權司法部長約 Mr. Nezvál 說：“法院對於反革命案件業已全部審判完畢”。

五三．現在且讓我們察看一下這些保證究有多少價值。

五四．今年四月起開始聽到報告說有青年三十五人因參加該次革命在布達佩斯近郊工業區烏吉佩斯特受祕密審判，謠傳其中有十人業已判處死刑，其餘受長期監禁的處分。後來雖經官方否認，但是傳說判處死刑者八起業已核定且已執行。

五五．最後，音訊沉寂了，幾個月之後，匈牙利當局終於十月十七日承認說烏吉佩斯特祕密審判後下的處決令業已執行，這番話是所謂匈牙利政府發言人 László Gyáros 答復某外國記者問題時承認的。Mr. Gyáros 還證實一件事——一件很重要而且對他很不利的事——就是，這次審判是因各被告一九五六年民族革命時參加活動的結果。

五六．匈牙利方面現在仍有情報來說還有許多報復行爲就要實施。其中有一個報告載有據說匈牙利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與九月一日之間換言之就在不久以前處死的年二十至二十五歲間匈牙利青年三十一人的姓名及出生日期。

五七．由此可見，匈牙利人民，無論是著作家，工人、藝術家或農夫沒有一種能夠逃避這種鎮壓措施。Sir Leslie Munro 報告書內已促請我們注意匈牙

利文藝界許多名人，如 Tibor Déry, Gyula Háy, Domonkos Kosáry, József Gáli 及 Gyula Obersovskyy 都在監獄內受六年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的處分。

五八．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二日捷克斯拉夫共產黨黨報 Rudé Pravo 內說一九五六年革命黨所設布達佩斯中央工人會議內佔重要地位的 Sándor Rácz 及 Sándor Bali 兩人已分別被處無期徒刑及十二年的有期徒刑。這種行動很難使人相信不是由於他們參加一九五六年事件而對他們所採的報復行爲。

五九．這是截至目前爲止在該國嚴守祕密情形下可能收集的資料中關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事件所採報復行動的紀錄。至於將來——就是最近的將來——如何，我們看沒有多大理由使人可以信任他們。

六〇．十一月三十日，Mr. Kádár 帶着威脅口腔說，匈牙利人民，而且他還自稱人民的代表，“還要與反革命份子清算過去的宿怨”。

六一．匈牙利當局當然仍不承認世界各地接到的若干報告書內的事實。Mr. Kádár 最近駁斥這種報告說它們都是“惡毒畏怯的挑釁行動”，但是世界輿論有了這許多證據決不會因他們否認而就認爲滿意。

六二．匈牙利當局若要世界輿論信任他們，他們可以採取許多以前早可採取，現在尚可採取，而且一定有效的步驟。最簡易的一步莫若容許聯合國代表進入匈牙利，給他充分自由去查明事實真相。匈牙利當局現在還可以採取這種途徑。如果他們真如他們聲稱的那樣受人誹謗，那末他正可藉此洗刷他們的聲譽使其永保純潔。

六三．而且他們早可證明他們聲稱匈牙利是主權國家的話，根據他們自稱有此權利的說法請蘇聯撤退軍隊。但是事隔三年，他們答應了很久的撤軍始終沒有實行。所以當然有人相信匈牙利當局要蘇聯軍隊留駐境內保護他們以免他們所壓迫的人民起來反抗。

六四．另一種可以確定事實真相的辦法就是揭開使匈牙利與外界隔絕的鐵幕。一九五六年革命運動被擊破之後，蘇聯部隊立即封鎖匈牙利的西方邊界，射殺了許多想在當時逃出國境的匈牙利人。後來，這種任務交由改組後的匈牙利邊防單位擔任。從那時起，匈牙利政府已耗費巨額款項建立他們希望絕對可防逃逸的障礙。他們在匈牙利與奧地利及南斯拉夫間長達三百六十哩的邊界上建立了寬遠一哩，設有地雷、有利鐵絲網、守望台、探照燈及武裝巡迴隊的地帶。

六五。今年八月二十日，匈牙利總理 Mr. Kádár 證實曾經鞏固這條障礙，說：

“最近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報章內又有許多文章說我們已鞏固我們邊界的弱點，在邊界上設置有刺鐵絲網障礙等情……我們要說的是：我們已參照一九五六年的經驗鞏固我們的邊防，且將長期保持堅強的邊界”。

六六。匈牙利當局靠這種辦法已使逃入奧地利的匈牙利難民減少到寥寥無幾。

六七。但是這並不是匈牙利被鐵幕圍繞的唯一結果。他們的邊界巡邏、祕密警察、和嚴格的檢查都使人對匈牙利當局聲稱的一切發生懷疑。他們使世界各國對無數匈牙利人的命運發生懷疑，這些人的唯一罪名就是反抗蘇聯軍隊對其祖國所施的壓制行動。匈牙利當局把匈牙利變成一所沒有窗戶的大房子。無怪人家對他們不敢輕信了。

六八。根據上述事實的檢討可見聯合國有充分理由必須繼續關懷匈牙利問題。為此，美國已與二十三個其他會員國聯合提出一件決議草案(A/L.273) 這件草案現已交給大會。

六九。這件草案非常簡單詳盡。草案先認可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 Sir Leslie Munro 所提的報告書。報告書內詳述匈牙利境內仍有迫害人民的情事，蘇聯部隊仍繼續駐在境內，以及蘇聯與匈牙利當局繼續違抗聯合國決定的情形。

七〇。決議草案又對蘇聯及匈牙利現政權繼續漠視大會關於匈牙利情勢之各決議案表示惋惜。匈牙利倘能實行各決議案的規定，那末匈牙利今日一定可以成爲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其人民亦必能享受他們英勇奮鬥爭取的自由。

七一。決議草案其次促請蘇聯及匈牙利現政府當局與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合作。他們可與他合作，准許他進入匈牙利境內，在他“就有關實施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之重要發展情形向各會員國或向大會提具報告”的工作上幫助他。這就是我們請我們的代表擔任的工作，而且我還要強調“有關實施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之發展”的一句話。

七二。最後，決議草案還請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繼續努力。

七三。這件決議草案在這種程序性質的規定以

外，還以極簡潔的話表示一個直截了當的意見。草案內對蘇聯及匈牙利當局說：尊重憲章規定，恢復匈牙利的獨立與自由；並——應視爲當務之急——停止爲一九五六年事變迫害及處決匈牙利人的措施。這件草案又對匈牙利備歷艱苦的英勇人民說：你們未被遺忘。

七四。最後，我還要引述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名爲 Louis Kossuth 而且在匈牙利提到他的姓名無異提到自由兩字的匈牙利人所說的話。他說：

“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上天知道我如何愛好和平，但是我希望永遠不是一個把壓迫當做和平的懦夫。”

七五。Kossuth 給我們在聯合國內的人留下一個良好的榜樣。匈牙利今日也有壓迫情形，一種外力壓迫，因外國人以暴力違背聯合國憲章最基本的原則而造成的壓迫情形。這種壓迫並不是和平；事實上乃是戰爭所造成的。無論他人如何加以掩飾，無論如何嚴守祕密，我們決不可把它當做和平。

七六。憲章囑付我們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切國際事端——我們今天上午在這裡所用的確是和平的方法。憲章又規定我們“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

七七。由此可見，憲章與多少年前的 Mr. Kossuth 一樣，也確認和平與正義兩者是不可分的。這是不可動搖的事實，但是逃避事實決不能使我們得到好處。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像 Kossuth 當時一樣抱定宗旨面對事實。我們倘能做到這點，那就更可希望匈牙利總有一天，在上天預定的吉日。能藉和平辦法重獲自由。

七八。Mr. PETER (匈牙利)：在我發言以前我先要請大會注意兩件與整個辯論有關的基本事實。第一，就是匈牙利人民對聯合國有一個請求，而且我敢說是一個極有根據的要求。那就是請聯合國合作解救匈牙利，使匈牙利不致像今天那樣被人用爲“冷戰”的工具。對匈牙利人民友善的各代表團如果真能接受我們呼籲，我們一定非常感激。

七九。第二件事就是美國目前對中歐的政治意圖與匈牙利人民的真正利害關係與願望完全相左。我們方才聽到 Mr. Lodge 所說的話就是一個良好的證明。在整個辯論中，我們務須隨時念及這種根本上的衝突。

八〇。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決不忘記對於討論中爭端的前途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即使祇有極少的



進展，我也必須非常感激。本着這種精神，我要強調指出，贊成把我們目前討論中的項目列入議程的票數比去年要少十票。鑒於這個項目列入議程以前所採非常特殊的步驟——而這些步驟如何特殊，許多代表團知道得比我清楚得多——我們可以說這次票數的減少殊為可觀。我要特此向由於任何原因沒有投票贊成將匈牙利問題列入議程的人表示感激。這種代表團數目日增就是很有希望的現象，證明對於這個問題已更能一貫地實施憲章規定了。匈牙利代表團對於這一方面的絲毫進展都不勝感激，因為我們知道許多代表團對於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的實情感到不知適從，於是就有人利用懷抱誠意者不知適從的情形，加上惡意宣傳造成的惶惑情緒，使人無法對事實真相作真確的估計。這種紊亂的局面決不是朝夕之間所能澄清的，尤其是現在還有人故意在那裏增加新的惶惑因素。所以即使祇有絲毫進展，我也真心感激。我要特此感謝對於上述進展有貢獻的各位：這種進展無論如何微小，都是值得注意的。

八一。我還要特別向那些因任何理由但對匈牙利人民懷抱善意而投票贊成把本項目列入議程的人說一句話。我不是不顧現實。我想現在多數代表團已經接到了他們本國政府的訓令。對於許多代表團，這裏的辯論決不會改變他們政府訓令內規定的態度。不過，我希望他們能用開明的眼光，瞭解匈牙利人民的真正問題。他們如果還有機會改變他們的正式立場當然最好。即使他們不能改變其正式立場，但其本人對於問題真相已有較深刻瞭解的話，那末從遠處着眼，這一點不但對匈牙利人民而且對本組織內一般緊張情勢之緩和都是很重要的進展。

八二。我要說的話範圍有限，完全集中在文件〔A/4304〕上。這件文件就是某先生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規定提出的報告書。我要說的是我要向大會提出的對於這件文件的分析。

八三。過去幾天內，有許多代表問我匈牙利代表團擬否參加這次的辯論。我不必說為什麼正當討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時候他們心中會想起這個問題。事實上匈牙利代表團無論在法律上或政治上都有充分理由可以不理會這種辯論，尤其這件文件。根據憲章規定提議在本項目下討論的一切事項都是純屬聯合國會員國匈牙利國內管轄範圍的事項；我們除提出這些憲章規定外還要警告各代表團說，辯論這個挑撥性質的問題祇會毒化這裡——不祇是這裡，而且還有其他各處

——逐漸好轉的情勢。本大會各會員國可能早已感覺到，而且不僅在大會之內感覺到，這種辯論的不良影響。不錯，我雖深感遺憾，但我不得不說由於這種辯論而生的發展很可能證實我們預測的黯淡前途。所以，我們有充分法律與道義理由不參加這次辯論。雖然如此，我們仍決定參加，表示尊重大會，藉以證明我們即使在這種情形下還是願意遵行大會的決議案，當然附有一個保留，那就是，我們對於干涉我國內政的企圖決不讓步。

八四。我們決定參加，也因為我們不願讓任何代表團受若干方面在這裡所作惡意聲明的影響，以為我們想把一件壞事掃到地毯底下去掩蓋起來。這種說法第一次是 Sir Leslie Munro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蒙特利奧爾演說時說的。幾天以後美國代表在大會堂內關於同一件事也用這種說法。後來 Sir Leslie Munro 又在十二月一日向海外新聞俱樂部內演說時及今日演說時用這種說法。也許有人會奇怪不知究竟這是誰發明的。我可不知道。不，我們根本沒有什麼須要掃到地毯下掩蓋起來。事實適得其反，我們還選定了以報告書方式提出的那件文件，作為我們審議的資料，正因為這件文件要我們這樣做，而且給我一個好機會把真正應當掃掉的壞事，不是掃到地毯底下去，而是在目前正當本組織在國際和平安全及基本人權方面日益顯得有效的時候把它從日趨緩和的國際情勢上完全掃除而且完全掃出本組織之外。

八五。我們分析本文件時，第一必須把握其中的主要目的。文件的著作人對於這一點很有幫助，因為他已用簡潔明瞭的措辭把他整個任務的性質說得非常清楚。我們在本文件內讀到下開一段：

“我已得到結論，知道我有責任繼續擔任聯合國匈牙利問題的代表，作為一種象徵，藉以證明聯合國繼續關切希望匈牙利能依據大會決議案的規定，臻達政治獨立”。〔A/4304，第一四段。〕

八六。他居然是一種象徵。是什麼的象徵呢？是關心匈牙利臻達政治獨立的象徵。這種自我介紹對於許多人的確很可以作為一種啓示。這句話是他任務的定義，不但說明了他的任務，而且也說明了過去有關本問題各決議案及此次辯論的真正澈底意義。不錯，對於許多人這的確是一種啓示。我們從這次辯論最初時開始一再聲明某方施行壓力要將本問題載入議程，並製造反對匈牙利的種種不法決議案，完全由於某方對匈牙利，不但對匈牙利且對為匈牙利盟國的其他會



員國，所抱毫無正當理由的政治目的。我們揭穿這種政治野心的話和我們所採的行動已經說服了一些人，但是我們尚不能在所有各方面都像我們理應做到的那樣有效。現在這位最幹練的專家所提出的簡潔明瞭的供狀已經交到大會案前，我再說一遍，我們審察過去各種行動及此次辯論時必須參照上述說明。

八七．辯論中文件內富有啓示作用的定義所含蓄的究竟是什麼概念呢？我方才提及的那位先生自稱意圖爭取的政治獨立的價值與可能影響是什麼呢？欲求把握這種概念的眞義，我們不得不探討一下關於匈牙利問題的這些表示的根源。大會任何有關匈牙利的決議案內都不能找到如此詳盡的表示。這種表示反映美國官方最近對於匈牙利問題的言論。這種話都是從美國言論中取來的，我們知道了它的來源就明白它的意義。

八八．美國說到使匈牙利臻達獨立的長期政策時，它的用意是什麼呢？這種長期的話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歐洲，或更具體說，對東歐所採政策的第三階段。在轉變期間，這種所宣佈的目的始終沒有改變祇是所用的方法略有改變，就是方法也祇有若干方面略有改變。

八九．這些階段是什麼呢？美國對東歐政治策略的第一個階段中所用的標語是用軍事行動解放東歐。美國對東歐政治策略的這一個階段，已在朝鮮陷入軍事僵局時完全破產，那時大家都知道蘇聯也有原子武器，東歐各人民共和國若與蘇聯聯合起來即可擊破任何美國軍事冒險行動。那時候美國就改變了它的標語。

九〇．美國大戰後政治策略第二個階段的主要標語是：以陰謀破壞東歐各國的社會與政治制度，它們利用的主要是社會改革時蒙受不利影響的前統治階級份子。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目睹這種策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及匈牙利三國內實施，尤以在匈牙利境內爲最劇烈。美國對東歐政治策略的這一個階段及其主要標語已因這些國家社會經濟日益發展，尤其過去數年內特別迅速發展而完全消失了；這個階段已因社會主義國家物質和精神力量日強、漸佔優勢而完全消失了。

九一．在目前第三個階段中，美國官方言論並不盼望驟然的變動。新的標語尚未出現。在這個階段中，它對東歐的主要標語，與美國國務卿在今年就和平改進問題舉行一般辯論時所說的話一致，就是：這些國家要經過很久才能以和平辦法臻達獨立。在這個

時期內美國與東歐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接觸都互相協調以期達到這種目的。而且討論中文件內及 Mr. Lodge 今天的發言內都顯示美國甚至還利用聯合國行動來達到這些政治目的。

九二．那末，這些政治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目的是要拆開匈牙利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蘇聯的同盟關係，然後逆轉歷史的時代潮流，把土地和工廠交還給地主、銀行家和貴族。再用匈牙利爲跳板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是對蘇聯，採取行動。這是美國政治字彙內“匈牙利政治獨立”一句標語的含意。

九三．我開始發言時已經說過，美國的用意和匈牙利人民的眞正利害關係和願望根本是相左的。我方才引述的文件內那句重要的話已經證明聯合國的行動和決議案也依照美國政策被用來對付匈牙利人民。

九四．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爲我們過於重視這幾個策略階段。我們知道第三個階段及其標語一定會與以前兩個階段一樣自動消滅。不要說我們，就是創造新策略標語的人也都知道這些新發明不能耐久。不過，在它沒有消滅以前，對於本組織，對於整個國際情勢，而且對若干個人可能非常有害。

九五．現在，我要說幾句話，強調說明對於若干有關個人的害處。爲使更多人相信這種策略目的確具誠意起見，許多個人竟毫無意義地被犧牲了。我要先自一件無可否認的美國文件說起。早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間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就登載一篇題爲“美國組織外籍義勇軍嗎？”的文章。這篇文章內宣佈美國某軍事訓練中心正在訓練匈牙利、捷克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青年，以便派到這些國家去擔任特別軍事任務。僅此一點就可證明美國所謂“和平意向”的意義了。不過這並不是我提到這一點的要旨。目前，美國的 Fort Jackson 以及國內及西歐國家的許多其他軍營都在積極備戰，以便將來採取全面直接軍事行動及若干過渡行動。目前它們已從許多這種軍營內抽調許多個人及團體，運到匈牙利去做顛覆工作。這種人的姓名有些業已公佈，有些不久即將公佈。匈牙利當局已從他們手上或從運給他們的途中緝獲許多特種武器及器械。這些人有的業已提審；有的不久即將提審。最近，匈牙利政府內政部長在布達佩斯黨務大會內宣佈說最近已捕獲大批持有美國訓令及器械的顛覆份子。

九六．這個問題有好幾方面。至於這種行動的本身，那是絕對毫無結果毫無意義的。至於發起這種行

動的人，假使他們抗議對這種顛覆行動所取報復措施的話，那末他們是在玩極其冷酷的把戲。至於命令他人從事這種行動的某國政府代表，至少就匈牙利問題而論，他們已經喪失了訴諸基本人權理想的一切權利。

九七。關於這一方面，如果引述一下美國代表團為支持將本項目載入議程而發表的新聞聲明中有關的一句話，對於我們一定很有助益。這句話是十一月十八日那天說的，而且我已經引述過一次，不過因為我要遵從議事規則，所以我當時沒有在總務委員會內發表意見。我現在要把它提出，內容如下：

“匈牙利國內國外一切負責人士都應與我們其他各國通力合作實施聯合國以絕大多數通過之各決議案。”

這句話不但暴露美國政府的政治野心，而且表明它對大會各決議案的期望。依照美國的解釋，大會各決議案全是針對匈牙利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因此，上述一句話內的呼籲決不是對匈牙利負責的領袖說的，而是對匈牙利國內國外敵對匈牙利制度的份子說的。這是向贊成美國代表團在這裡所抱政治目的，反對匈牙利政治結構的人提出的呼籲；換言之，以大會過去各決議案來說，提出這種呼籲的目的是在煽動匈牙利國內國外反對一個社會中有規律生活的敵對行動。

九八。討論中的文件詳細徹底的說明了過去現在一切行動的意義，實在很有幫助。也許可使許多代表團對於真正的問題有更深的瞭解。對於這些毫無理由的企圖我要強調說明，匈牙利人民——處在獨立國立場上——所抱基本利益與願望是努力不懈，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及政治生活，與其他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與蘇聯，建立堅強的友好同盟關係，同時與其他各國敦睦關係和平相處。過去一切為美國外交政策工具的行動都是用來破壞匈牙利這些基本利益的。所以這些行動都是被人利用，不但用以干涉匈牙利的內政，而且也干涉與匈牙利有同盟關係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九九。這種文件內所載的整個政治概念以及美國今日對此問題也會表示，而且過去各決議案內多少業已隱含的政治企圖是目前國際情勢漸趨緩和的情形不合時代潮流的現象，完全是用以拖延和阻遏緩和趨勢的。我們大家都可以放心目前事態演變的趨勢對於這些冷戰策略決不會有利。

一〇〇。美國政府對緩和情勢所造成的困難，在

世界各國善良人民心目中，我們敢說，祇會破壞美國本身外交政策的令譽。祇有靠維持世界緊張局勢為生計為事業的人才會喜歡使局勢更加緊張的措施，關於這一方面，美國艾森豪總統出國以前在新聞記者會上發表的言論說得相當清楚。有人問他對未來任務的感想，他答道：

“我想我們可從我們自國外各地接到的報告上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許多人，包括我們的友邦、盟邦及其他友好人民心目中對於美國真心追求和平的誠意仍有許多懷疑。我們已竭力用外交接觸，國務卿、我本人及其他人士的演說等辦法強調這一點，但是好像仍無結果。”

一〇一。是的，還有在多少已經看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殘跡中如何利用匈牙利以維持冷戰餘燼的人心目中，對於美國說支持談判較支持勢力及戰爭更為有效的一類話是否真正具有誠意。一定永遠會感到懷疑。大家會想到美國主張談判的一切其他努力一定與我們在這裡對匈牙利事件所經歷的一樣，好像祇是蓄意在其他方面也造成冷戰的初步和平措施。祇有美國代表才能消除這種疑慮。

一〇二。我要在討論的第二部分內分析一下討論中文件內就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事變性質提出的概念。我們在這件文件內看到的對於這些事件的解釋。目的是要證明聯合國有充分理由受理這些事件及其後果。對於不熟悉當時情形的人，這種解釋甚至似很可信，對於沒有細讀 Khrushchev 總理在布達佩斯演說辭全文的人，Sir Leslie Munro 引述的話或可證明過去敘述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變起因的話確與 Khrushchev 總理今天的解釋不符。但是凡曾細讀全文的人都知道我們的解釋各方面都完全一致。這件文件不但把真正因素看得過份簡單而且完全誤會其中的真正因素——因為因素很多——所以其中祇說因為牽涉蘇聯部隊，所以就有外國干涉行動。就是這麼簡單。根據這種解釋，文件內提出結論說聯合國向來有權而且現在仍有權過問這種情勢。但是，另一方面，文件內卻抗辯西方國家有任何干涉行動的事。因此，文件內提出質問說，既然我們堅持西方國家確有干涉情事，我們何不也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一〇三。讓我儘量以直截了當的話很簡短地檢討一下這些事件。我不擬在此討論對此問題真正關心的人必須詳細研究之後方能明白的各方面，所以我將以公開知道，無可否認而且任何人都可隨時查核的事實為限。

一〇四. 最好的着手辦法似是揭露西方國家對匈牙利事件無可否認的關心和參加。這一點，討論中的文件內不但完全不提，甚至還加以否認。

一〇五. 第一，美國政府正式應允願以二千萬美元支助反革命運動。這是十一月二日，正當若干份子對各種前進人士施行恐怖手段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提出的。數百人已遭屠殺，還有數萬人尚在黑名單上。這種允諾是當時在充份瞭解事實真相的情形下提出的，而且沒有人對當時的恐怖情形提出反對——至少，美國方面沒有提出反對。

一〇六. 第二，這種允諾是在充分瞭解當時發生事件的情形下提出的。有一件事足以證明這一點，那就是美國駐布達佩斯使館職員在以此種表示提出的前一天曾經訪問反革命份子的辦事處，在那裡聽取關於局勢的情報，提供其他意見並承允美國政府將予支持。第二天就公開發表這種支持。這些都是事實。

一〇七. 第三，在反革命運動期間及以後會截獲大批美國製造及美國部隊通用的武器。許多西方報紙，例如瑞士及西德報章內都載有關於運送這種武器的報導。

一〇八. 第四，反革命運動期間及事前由美國官方及半官方機關指使及移入匈牙利境內的若干批顛覆份子已經受過審判，而且有關文件業經公佈。

一〇九. 第五，所謂自由歐洲無線電台，及其就地代表及轉播電台，就是一種軍事司令部，擔任施發詳細命令說明什麼時候、在何種情形之下、應用何種武器以及調派戰鬪部隊的工作。甚至西方報紙也會極力攻擊這種工作。假使有人說這是私人企業的話，那末我很容易用美國官方的聲明來證明國務院對於這種所謂私人無線電企業的關切。祇要提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紐約前鋒論壇報在這種所謂私人企業設立的時候發表的一篇文章就足可證明了。

一一〇. 關於西方國家的關心和參加，目前我要說的至此為止。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我說的祇是美國機關。事實上我當然也可以提到若干其他西方國家以及原籍匈牙利但已自動脫離甚至背叛祖國的人民所組各種團體的行動。我沒有這樣做，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因為我要促請大會注意這一方面的主要決定因素：就是美國機關的責任。

一一一. 凡真心想要瞭解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

至十一月事件真相的人必先顧及中歐的特殊歷史背景。在這一方面匈牙利有若干特殊的特性。

一一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以前——亦即自從奧匈帝國瓦解後，Horthy 政權下的匈牙利變成了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各國逃亡人士，諸如大地主、奧匈帝國舊政府的官僚、貴族，以及因社會或民族原因與新興的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政府敵對的各種人士的中心。在這一方面，當時的匈牙利無異小型的紐約。因為有了這種不穩的反動份子，所以匈牙利就成了中歐最落後的國家，博得了“乞丐三百萬的國家”的別號，國內三分之一的人民都在饑餓線上生活。

一一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匈牙利為安頓三百萬乞丐、為造福全國工人起見，不得不設法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社會改革對於某些專靠剝削大眾度日的人勢必非常不利。換言之，就是，歷史因素造成了兩類導火份子。

一一四. 匈牙利一面謀求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以提高生活程度，一面又因世界局勢非常緊張必須同時儘速從事工業發展，尤其重工業發展，因此當時沒有充分注意建設新社會時的人道方面。在這個時期內，國內基本經濟因素雖已空前迅速發展，但是人民，甚至社會主義社會內屬於比較建設性的份子，仍不免有相當程度的怨恨。其中有許多不同的因素。因此，還有各種性質和程度不同的導火份子。

一一五. 正當政府及黨部在建立民主政體過程中困難日增的時候，前兩類導火份子獲得國際盟友的支助而變得日益活躍。這是屬於歷史性質的改變，凡曾經歷進步性歷史變動的任何國家的代表，都會記得，遇到危急重要關頭時，國際反動力量總是結合起來企圖阻遏或逆轉這種進展的。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國內及國外的反動勢力取得了許多被他們朦朧的人的默許，開始攻擊工人所得的一切社會與經濟利益，並攻擊匈牙利的各鄰邦。我以前早已說過，西方國家從最初開始即已牽涉在內。早在匈牙利政府決定請蘇聯部隊援助，對反革命份子採取最有力行動以前，西方國家就已開始干涉了。的確，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決定。

一一六. 匈牙利那時候已經到即將發生全國內戰的局面。我們在隨時可以被人分裂、在中歐方面重演朝鮮慘劇，因此隨時可以成為另一次歐戰甚至世界大戰導火線的情形下，我們必須在生死兩條途徑中選擇

一條，我們選的是生命的途徑。當匈牙利主席會議將帶領匈牙利到死亡邊緣的 Imre Nagy 撤職，任命 János Kádár 另組新政府的時候，決定請依據先所締華沙條約駐守匈牙利境內的蘇聯部隊援助，終止恐怖局勢。蘇聯部隊的行動完全是在匈牙利政府負責管轄下採取的。

一一七。總而言之：蘇聯平定反革命運動並不是外力干涉；這種行動的全部責任都歸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擔負。他們平定了反革命運動使匈牙利人民可以不致受全國內戰及戰爭威脅的痛苦。凡責怪肅清反革命運動的行動，認為這種行動應負所造成生命損失全責的人等於有意無意認為已經喪失生命的人數尚嫌不夠。

一一八。至於討論中文件內提出的問題，問我們何不向聯合國提出關於西方國家干涉行動的控訴，我們的答復非常簡單。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治愈反革命運動造成的創傷，在逐漸緩和的國際情勢下，取得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援助、發展國內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生活。我們根本無意在本組織內尋找原因或藉口使情勢更加緊張。我們今天不得不在此發表不免使情勢益趨緊張的言論，已是一種很痛苦的經驗。我們在此舉行辯論，不是我們過錯。我們向本組織鄭重提出的主要要求是請各方援助匈牙利人民，使他們獲得解救，不致被人用為冷戰工具。

一一九。我要引述匈牙利社會主義工黨首席秘書，János Kádár 最近在布達佩斯黨務會議內所作演說辭內的幾句話，他在提到鞏固政局及一般進步情形後說：

“一九五六年的反革命運動將永遠是我國人民歷史上的一大耻辱。可是在這些事件發生不過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已能說那次的反革命運動早已成了史跡，這一點就證明我國人民已經得到了多大的政治經驗，已經具有多強的決心和團結，以克服反革命運動造成的不義和罪惡，而且已能完全埋葬這次的反革命運動。”

一二〇。這是我們對本組織寄有厚望的基本原則。從國內觀點看，反革命運動早已成為史蹟，這對匈牙利人民、對國際情勢都很有益。同樣地，本組織必須與我們採取同樣的行動，不要一再利用匈牙利人民、造成新的緊張局面，方能使匈牙利人民在國際間得到益處。

一二一。至於蘇聯部隊駐在匈牙利境內一事，我要強調說明，這事與國內的情形根本毫無關係，他們是根據華沙條約，早在尚未發生反革命運動以前即已駐在境內的。而且該條約各締約國一日認為有此必要，他們即將一日留駐境內。但看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今日尚圖採用非法辦法用大會決議案——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強要這些部隊撤退即可進一步證明在戰略上，為匈牙利人民安全起見，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安全起見，這些軍隊仍須繼續駐在匈牙利境內。就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施加壓力通過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也是足以證明需要這種部隊駐在境內的根據。大家不可忘記美國在義大利的新軍事基地，就是在蘇聯部隊撤出羅馬尼亞的時候設立的。

一二二。我已證明這件文件對反革命運動所作解釋的武斷、不完全和不恰當，我已證明文件內提到的外力干涉並未發生，現在我要強調指出憲章內關於“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的一句話；我要特別強調“本憲章不得認為…”。換言之，憲章內沒有任何一段授權聯合國任何機關干涉在“匈牙利問題”標題下討論的事項，因為這些事項都是本質上屬於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內管轄範圍的事項。

一二三。我現在要討論這件文件關於司法行動方面所載的和遺漏的事，最近幾個月內有人捏造和傳播種種謠言、指控和異想天開的謊話，以便影響懷抱誠意的各代表使他們贊成將此項目載入議程，其實這都是為這次辯論所作心理準備的一部分。文件內對於這些指控，有的完全不提，有的祇約略提及或隱約提及。我們很能瞭解何以他們沒有把這文件作為一件報告包括在提議將此問題載入大會議程的提案內。我們很能瞭解這點，因為這件文件的說明節略內雖用含糊的話影射所謂關於即將實施處決等情的新聞，意圖證明事態的緊急，但是文件內並沒有確有事實根據的話足資證明這次辯論的急要。各代表在決定將問題列入議程以前若已熟悉文件內容，那末這個提案得到的可決票一定還要少得多。

一二四。我現在要就文件內所載的及僅僅影射的指控的來源向大會提出若干情報。

一二五。第一；關於囚禁反革命運動發生時尚為未成年兒童的青年一百五十人。要等到他們十八歲達到合法成人年齡時再行處決的荒唐謠言。開始傳播這種謠言的是美國的一個電視電台。有兩個出資做廣告

的人僱用了一位著名的製作者，向美國民衆提出呼籲請他們籌組調解行動，拯救這些假想的人民。我個人熟識的兩位先生曾問這位製作者爲什麼組織這種宣傳運動。於是他就說出供給他情報的人，並說他的行動還得到國務院的同意。

一二六．這件事實如嫌不夠，那末這裡還有一件別的事實。根據紐約出版的某刊物，紐約市教育局受了電視上這種呼籲的影響，已請各校學生組織採取同樣的行動。這個刊物問教育局組織學生運動根據的是什麼情報。教育局答稱國務院會核准這種行動，並說國務院希望儘量推廣關於此事的宣傳。這簡直是比電視節目上騙人的問答比賽還要荒唐的醜事。

一二七．關於這個問題，討論中的文件內轉載了匈牙利社會主義工黨第一祕書 János Kádár 在布達佩斯某公開集會中說到這件荒唐故事時否認此事的話。文件內雖說歡迎 János Kádár 否認的話，但是內中遺漏了一部份。János Kádár 演說辭內還有下面一句話：

“被挑撥行動哄騙的人民不久即將責備從事挑撥煽動的人，問他們：‘你們爲什麼哄騙我們？’”。

一二八．我還可以引述這件文件內所載若干其他無耻謊話。第三十一段內說“匈牙利某發言人”已於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承認最近執行若干死刑。其實，這個匈牙利發言人所說的與這話正相反。路透社有兩個通訊員在同一天就在座各位代表所聽說業已處決的三十一人的名單一事，訪問匈牙利政府發言人。這位發言人告訴路透社說過去三年內名單上的人一個也沒有受過審訊或提問過。也許事實上這些人根本不存在。大概有人在向輕信謠言幸災樂禍的人大開嚴重可惡的玩笑。路透社會發出關於該次訪問的錯誤報告，後來路透社的通訊員已致函布達佩斯政府發言人道歉說，他拍電倫敦報告該次訪問經過時，電報機器忽然不靈。次日路透社立即更正。但是討論中的文件卻說匈牙利發言人已確認關於上述處決情事的新聞。

一二九．我還可以揭穿許多別的假話。我想目前我所說的話已足夠證明國際方面幸災樂禍的陰謀意圖在世界若干其他地區破壞我國名譽的情形。

一三〇．我要結束這一點說，我們在上屆大會所聲明以及今天所引述關於與反革命運動有關的調查及法律審訊業已完畢的話均屬真確，而且自上屆大會以來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改變上述聲明的真確。另一方面我還要堅決聲明任何司法行動都是純屬匈牙利人民共

和國國內管轄範圍的事，我們抗議一切意圖干涉的措施。我還要附加一句，假使美國或其他機關輸入匈牙利的顛覆份子中有任何人曾經從事反革命運動的話，那末無論用何辦法都不能把他曾經參加反革命運動的事實作爲容許從事其他不法行動的特許證。

一三一．爲分析討論中文件的最後一點，我要請大會注意文件內及文件作者 Sir Leslie Munro 態度上若干相當有關而前後不一致的地方。第十五段內，他說他本人已盡力設法“改善本組織與匈牙利現政府當局間的關係”。這句話的措辭證明他根本沒有設法促進這種關係。但是這並不是我的要點。事實上他的行動與上述聲明正相反，假使有人讀過加拿大報章內所載，例如，關於他在蒙特利奧爾演說，或他九月間在紐約美國牙科醫學會演說，或在海外新聞俱樂部演說的報導，那末一定可以得到一種結論就是，Sir Leslie Munro 是過去年度內傳播反對匈牙利蘇聯的冷戰宣傳最熱心、最積極、最傑出的人材。不但如此，他還在十二月一日上次發言時不但對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甚至還對波蘭、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傳播謠言。

一三二．這些都是事實。我還可以繼續分析上述文件內許多其他顯而易見的惡意言論。我已經提出的各點可以證明這位先生根據大會決議案一三一（十三）採取的行動已在許多方面使他自己失去資格，使他在匈牙利問題上無法以任何資格代表大會。

一三三．不過，我始終深信這次辯論在許多方面儘管非常有害，但是匈牙利人民仍將堅決鎮定的繼續前進。

一三四．匈牙利目前的真正情形對於這次辯論也不無關係。今年與以前一樣人家儘管把各種虛假的言論和指控加在我們身上，但是匈牙利生活的各方面仍有非常可觀的進展。關於這點引述一下十月二十五日紐約前鋒論壇報內的一段話一定很有意味。有一位曾經到過布達佩斯的通訊員用很簡單的幾句話說明他所得的印象：

“花草茂盛的公園內到處都見到兒童在那裡坐蹺板，女孩在耍她們的圓圈圈，看起來與紐約或皮涅利亞的公園完全一樣。各教堂也都滿座。”他又說，“正午以後，人民都出來散步，他們的穿着與費拉岱爾菲亞或麥斯凱貢市民的穿着也沒有多大分別。有一個三歲光景的小男孩穿了一套熨

得非常平整的水手裝，看起來很有紐約布洛克斯服裝公司的派頭。”

作者又在這篇文章內描寫全家的情形，接着又說：

“還有許多星期日推着嬰孩車出來散步的人在你旁邊走過，這些小車多有小窗和活動的玻璃，配着潔白的棉被，個個都是孩車商的精良產品。星期日上午的這種光景充滿了真正和祥的空氣，這種氣氛使人覺得一九五六年的悲慘事件似乎早已成爲過去。”

這是某一個曾經親身到過那邊的紐約人在紐約前鋒論壇報內登出來的報導。

一三五。當然，這位通訊員不得不加幾句壞話，他說同一天傍晚他在一個店鋪櫥窗前面想與一個正在看同一個櫥窗的婦人談話，但是因爲有人在監視她，所以無法如願。但是，數星期後，同一通訊員在同一報紙內敘述他周遊六個社會主義國家全部旅行經過，並說他所到的地方，從來沒有人尾隨過他等話時，已自己否認了上述故事的不愉快的一方面。

一三六。還有一段從紐約發出的關於匈牙利的消息。有一份匈牙利語的日報——我可以說是最反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一家報紙——刊載了當然是美國情報處所發表對匈牙利相當不利的資料。不過，這家報紙的編輯最後覺得不得不添加下列一段事後的感想：“另一方面，從匈牙利回來的旅客都說匈牙利的生活水準業已提高……”

一三七。關於這一點，也應當知道一點匈牙利的真正情形，不該祇聽惡意猜測的人所說的話。

一三八。國民的每人收入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八年期間業已加倍。今日的工業出產已較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五十。最近數年內工業出產率每年約增高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工業產品的消費量一九四九年以來業已加倍。今年收穫的農業作物較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國民每人實際工資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兩年內共計增加百分之二十。

一三九。高級中學學生一九三八年度計五萬二千人，今日已增至十七萬七千人。一九三八年計有大學生一萬一千人，今日計有三萬一千人。一九三八年共

計發行圖書九百萬本，一九五八年此數已達二千七百萬本。

一四〇。當聯合國正在準備進行這次辯論時，有兩個聯合國會員國——相當重要的兩個——已將其外交使節等級自公使館升級爲大使館，而且還有三個別的會員國與匈牙利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一四一。我們的國外貿易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一四二。這是匈牙利今日實際情形的一部分。正當本組織很可以提供許多對於各國有利的建設性貢獻的時候，同時也正當我們匈牙利人忙於應付發展中新生活的需要和結果的時候，大會卻不得不舉行這種對於整個國際情勢比對於匈牙利更爲有害的辯論，真是相當沉痛的經驗。

一四三。這次關於所謂匈牙利問題的辯論是目前兩種不同趨勢鬭爭中國際關係上的一種典型現象。Khrushchev 總理最近訪問布達佩斯時曾說：

“我們盡我們的全力使冷戰早日溶解。現在國際局面上現出兩種非常清楚的趨勢：一方面，不但所有人民還有許多政治家和政治領袖都已確認必須結束冷戰；但是另一方面，若干方面卻想阻遏業已開始的緩和國際緊張情勢工作，而保持冷戰狀況。”

一四四。這就是現在的兩種趨勢，而大會議程上的匈牙利問題就是這兩種相反趨勢正在鬭爭的清楚反映。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可說甚至在這件事上甚至在聯合國內，冷戰的趨勢已日益衰退，願望緩和緊張局勢的趨勢已日益加強。

一四五。我要根據我對討論中文件所作分析，作一結論。匈牙利代表團決不能接受這件文件。我認爲這件文件反映美國對匈牙利的政策，我們將根據這種情形來處置它。我要再強調聲明：匈牙利人民對聯合國祇有一個要求，就是，幫助我們使我們獲得解救，不被人作爲冷戰的工具。我敬請各代表團不要接受這件文件，不要投票贊成與此文件有關的任何行動。投票反對任何這種行動，例如投票反對方才提出的決議草案，甚至祇要棄權，對匈牙利人民反對世界緊張情勢之緩和均必大有助益。

午後一時散會